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一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製通鑑輯覽序

編年之書莫備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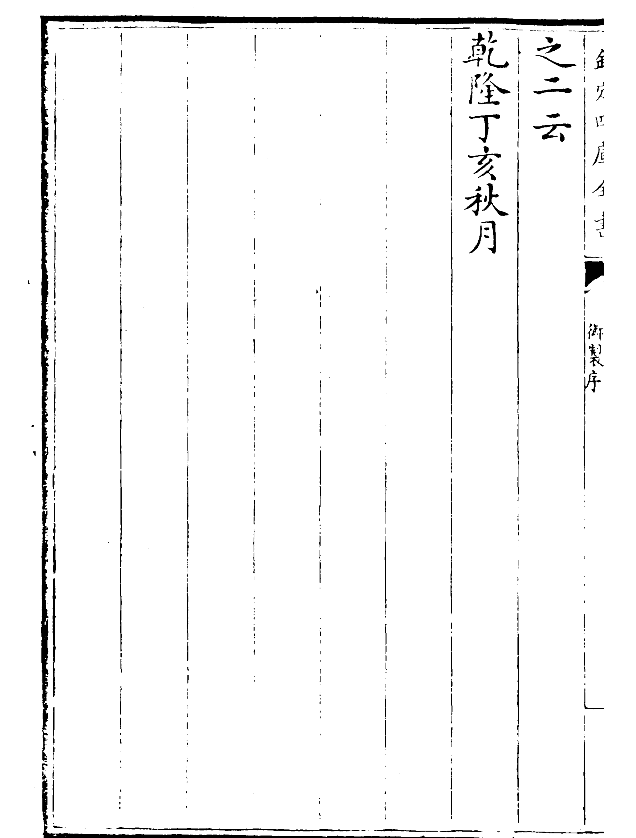
皇祖御批之資治通鑑綱目蓋是書集三編爲一部自三皇迄元末明初振綱挈目謹予嚴奪足以昭萬世法戒爲人君者不可不日手其帙而心其義也然

皇祖雖嘗抉精微徵辭旨著論百餘首亦惟析疑正陋垂教後世耳於其書則一仍厥舊無所筆削也故全書篇幅雖多而議論乃什倍於事實即如前編之中總論史論

音釋辨疑考證紛不一家正編之中凡例發明書法考異集覽考證正誤質實濫觴益甚至於續編之作成於有明諸臣其時周禮沿尹起莘例作發明而廣義則出於張時泰效劉友益書法而為之者夫發明書法其於歷朝興革正統偏安之際已不能得執中之論而況效而為之者哉且以本朝之臣而紀其開國之事自不能不右本朝而左勝國此亦理之常也況三編中嬗代崛起之際稱太祖而繫以我者不一而足亦非體例也故

命儒臣纂歷代通鑑輯覽一書盡去歷朝臣各私其君之習而歸之正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全書於凡正統偏安天命人心繫屬存亡必公必平惟嚴惟謹而無所容心曲徇於其間觀是書者凛天命之無常知統系之應守則所以教萬世之為君者即所以教萬世之為臣者也書中批論一依

皇祖之例自述所見據事以書者十之三儒臣擬批者十之七而經筆削塗乙者七之五即用其語弗點竄者亦七



之二云

乾隆丁亥秋月

大學士臣劉統勲等謹

奏臣等叨直

禁廷預修史牒時禀

睿裁之論定獲覩通鑑之成書惟罔綱備揭乎

御評而

特筆僅臚於輯覽雖徵文而咸備欲約指而末由非釐

闡要之編曷副專行之實竊謂監水者見分深淺

必至虛而其照斯澄攬鏡者辨析毫釐匪至明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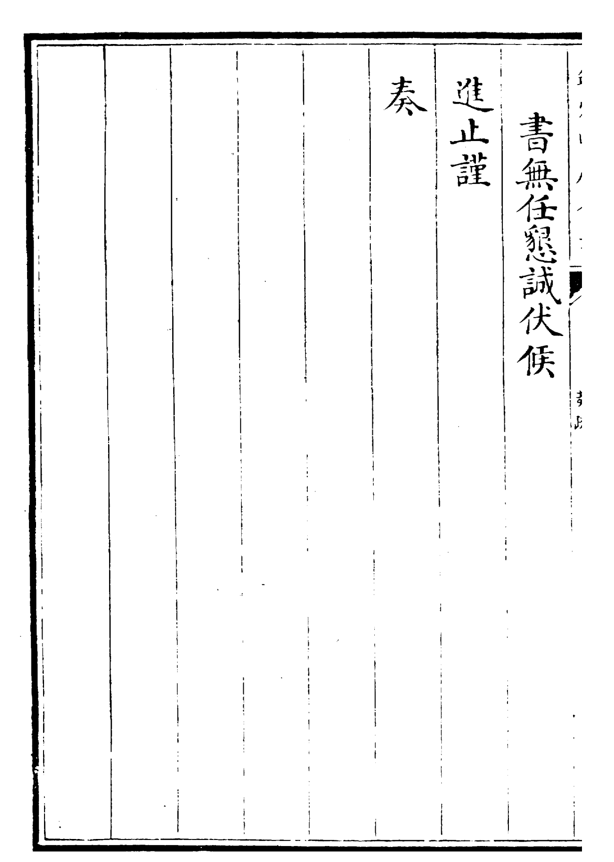
其光易炫傳疑傳信難究知人論世之名言異學異師罕期摘伏發微之卓識是以臣等每從授簡恒切紬書鋪陳祗圄於尋端是正未精於得間及奉

聖明之筆削盡祛史斷之洄洑凡諸震聾覺聵之創闢胥是天理人情之極則循誦已久名言莫加約其大端宜可條舉蓋史例以編年為要而傳國以表統為先興廢之間進退所係自彼界此疆之各私

其主遂强予弱奪而莫得其平依古以來率沿其
陋我
皇上出之以獨斷衡之以大公宋之二王以棄國流離
而見斥元之至正與共主位號而偕存俾知失乎
大命而難諶即欲託諸空言而無補布在方策昭
然訓行至
皇朝鼎建之初值勝國社墟之會
天命斯集人謀允同彼大廈之已傾豈一綫而可續乃猶

獨排羣議
中命紀年既大書甲申之元又附著福王之錄所見者
大非徒捐百家忌諱之爲執中而權自能協兩儀
覆載爲量使前史早識此義將叢論何自而紛然
其事爲臣子所不敢言即其辭亦游夏所莫能賛
若乃折衷人物訂証舛譌語之詳而擇之精刪其
繁以增其簡旁逮屬詞而比事皆當傳後以法今
特以卷過百餘文成數萬欲標至義必綜大全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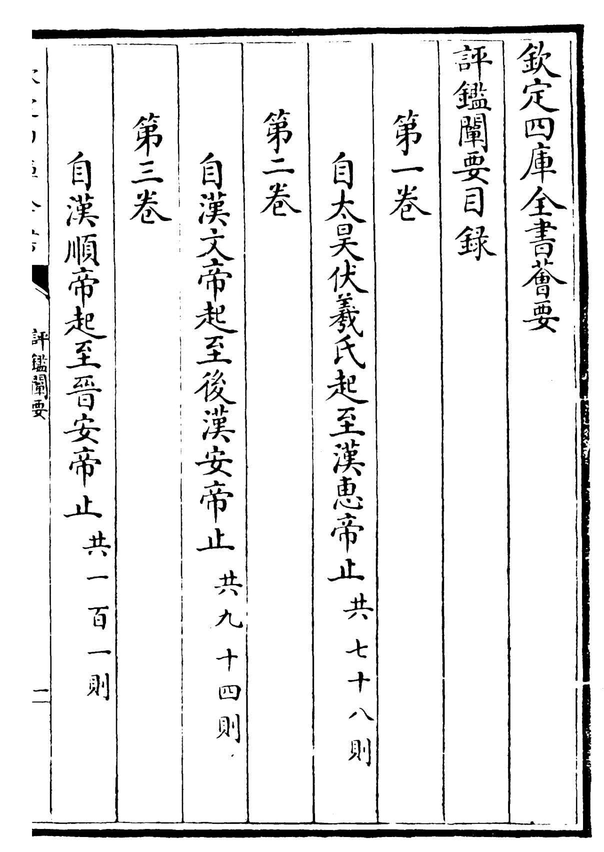
等敬請勑為一書昭兹億世詳加甄録細繹指歸
謹繕全函恭呈
乙覽帙分十二而備條系八百而贏經
御撰者十之三
改批籤者七之五用是刋之
秘殿副在藝林證諸史之公是公非賅百王之心法
治法羣疑以之盡破成案不可復翻庶幾
教萬世之君臣永以為訓詎止示三長之法式賴有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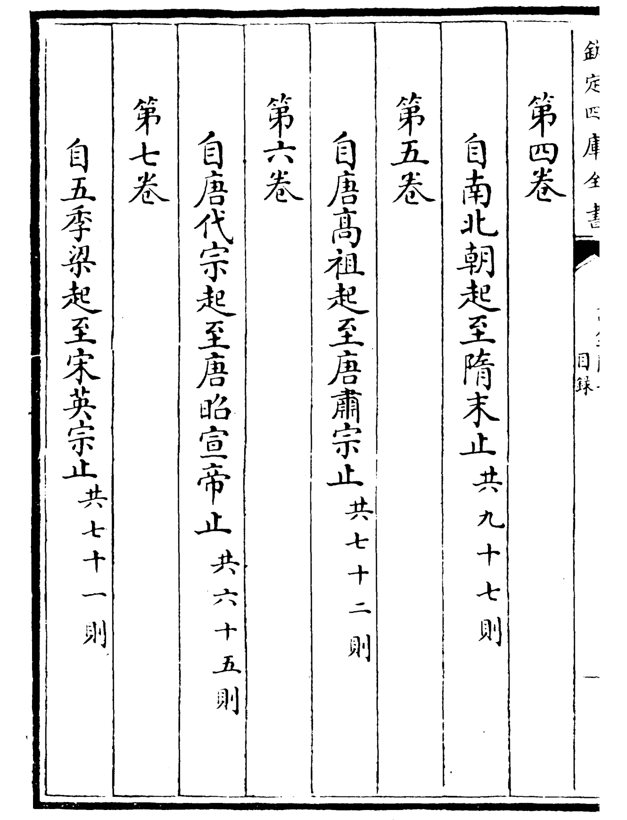
書無任懇誠伏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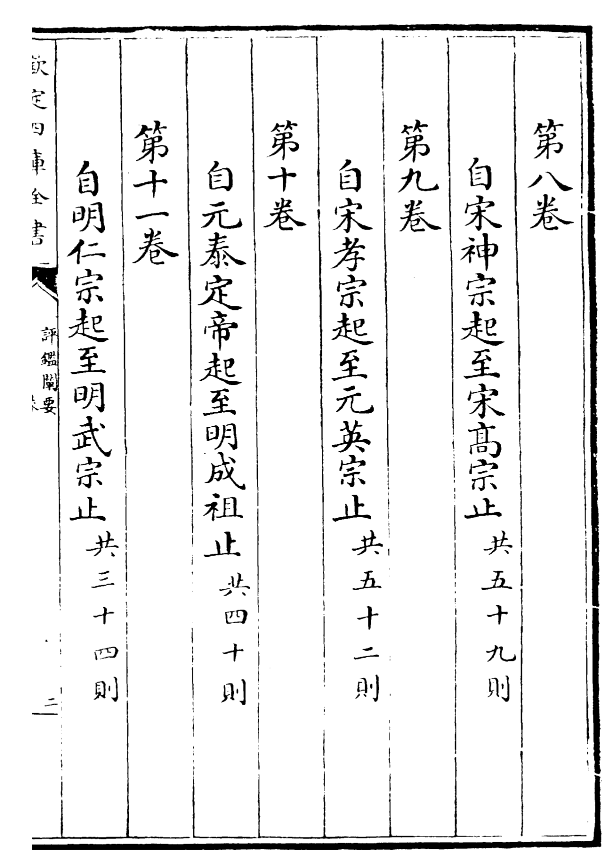
進止謹

奏



評鑑闡要目録





第八卷

自宋神宗起至宋高宗止 共五十九則

第九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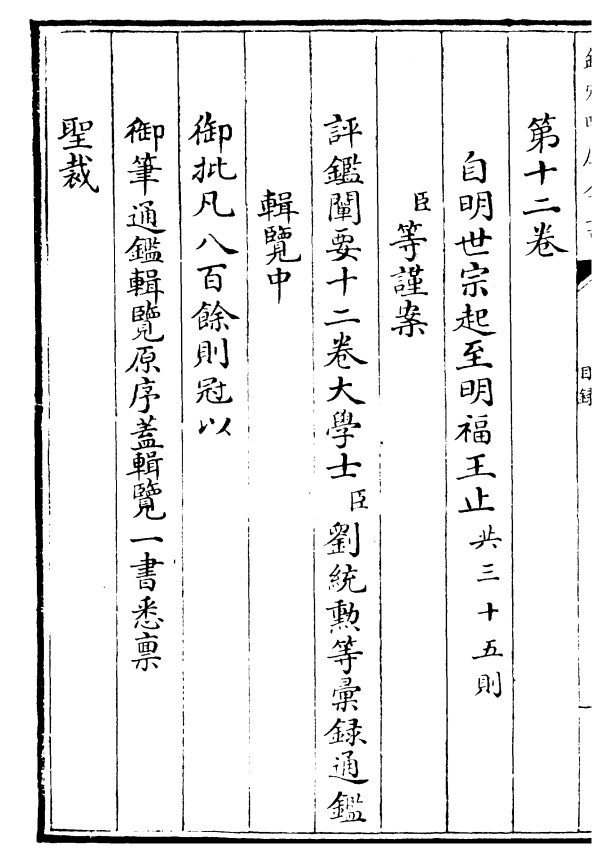
自宋孝宗起至元英宗止 共五十二則

第十卷

自元泰定帝起至明成祖止 共四十則

第十一卷

自明仁宗起至明武宗止 共三十四則



第十二卷
自明世宗起至明福王止共三十五則
臣等謹案
評鑑闡要十二卷大學士臣劉統勲等彚録通鑑
輯覽中
御批凡八百餘則冠以
御筆通鑑輯覽原序蓋輯覽一書悉禀
聖裁

特筆評論發幽闡微多至數千條茲則專録

親御毫翰所成及館臣撰擬而仰承

改定者按代臚列其間如正統系則隋戊寅大書

大業十四年而義寧為附注元戊申大書至

正二十八年而閏七月以後始書洪武至於

明末甲申之大書崇禎十七年乙酉之附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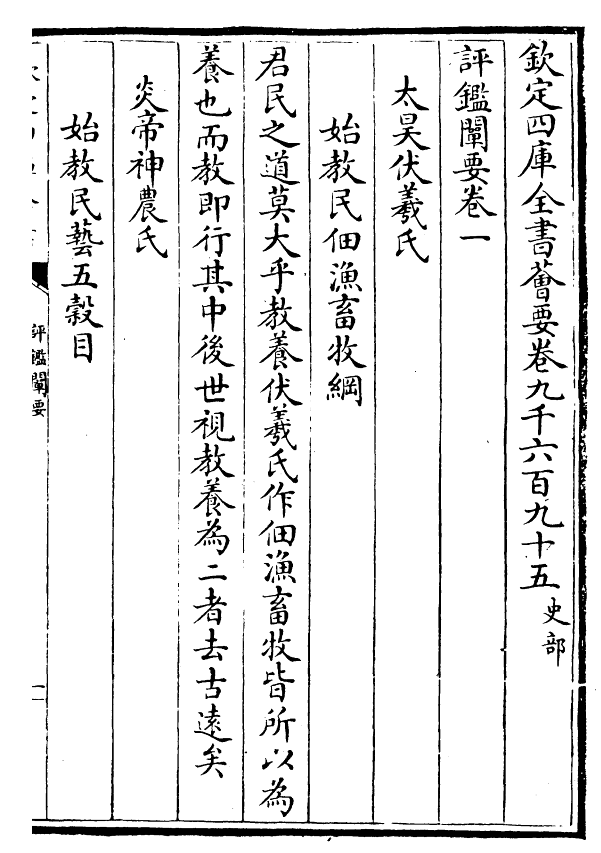
福王年號尤為

聖主大公至正之道非臣下所敢擬議者正書法

則於賈充褚淵沈約之類書死狄仁傑之遷拜及卒書周足為千古臣節之大防若夫破拘牵之論訂傅會之説權衡是非糾正訛舛多或累百言少則一二語莫不抉奥致精永垂法戒臣等校録之餘既深悦服亦尤幸萬古史家得奉為指南云乾隆四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五 史部

評鑑闡要卷一

太昊伏羲氏

始教民佃漁畜牧綱

君民之道莫大乎教養伏羲氏作佃漁畜牧皆所以為養也而教即行其中後世視教養為二者去古遠矣

炎帝神農氏

始教民藝五穀目

今之民即古之民古之民茹毛飲血初不知耕稼也後世視茹草木而食禽獸者幾如異類不知彼之去古猶未遠而已之反近於異類焉

黄帝軒轅氏

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

百里之國萬區依開方法應得積滿一萬萬里然考軒轅方行所至以今輿地按之則西不過肅州北不過宣化保安而東至海南至江幅員具在安得有萬區百里

之國哉可見史家紀載率多侈張失實如禹會諸侯于塗山乃稱執玉帛者萬國亦此類也

帝堯陶唐氏

置諫鼓立謗木綱

治道當以帝堯為祖今觀帝即位之始首以授時為重而即繼之以納諫後之臨民者宜知所先後矣

越裳獻大龜又有蓂莢生于庭目

聖人法天故天不愛道然帝之所以正四時而熙庶績

乃本欽若之一心所謂在彼不在此也

鯀作九仞之城以堙洪水訖無成功曰

九仞之城即書所謂堙也鯀堙洪水而績弗成禹決九川而民乃粒故治水之要隄防不如疏導此定論也若九澤既陂則止水耳向嘗有禹貢無隄字之句意正謂此第今古異宜以今日生齒日繁室廬櫛比之時衛民防險又在審變者神而明之且束水刷沙而正溜以深政宜寓濬滌於隄防之内比年淮徐河流頗覺順軌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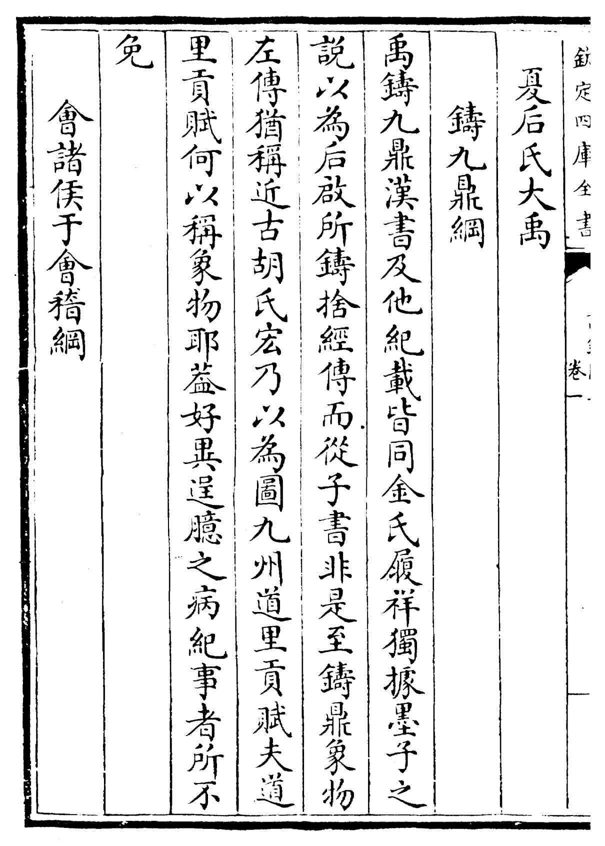
明驗也治人治法可易言哉

帝舜有虞氏

帝作歌綱

註疏家以爲帝舜之歌先言股肱臯陶賡歌先言元首此君臣交儆之義似矣不知勑命二句即歌語乃歌者永言申歌之意耳臯陶之意亦廑於省成均發於自然而動於不容已謂其交相責難猶未免窺測也

夏



夏后氏大禹

鑄九鼎綱

禹鑄九鼎漢書及他紀載皆同金氏履祥獨據墨子之說以為后啟所鑄捨經傳而從子書非是至鑄鼎象物左傳猶稱近古胡氏宏乃以為圖九州道里貢賦夫道里貢賦何以稱象物耶葢好異逞臆之病紀事者所不免

會諸侯于會稽綱

祇台德先之世即有不共命若防風氏者易所謂不寧方來後夫凶也後至之誅葢有不得已然周書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亦可見大禹立政之大端矣

后相

遷于商丘依斟灌斟尋曰

商丘在河南而斟灌斟尋乃在山東青萊所爲馬牛風不相及何能相依或其時來從王難耶然云相依則是藉其土地民人之勢也古史荒畧鮮實可見一斑

后少康

相后緡生少康于有仍綱

國之統繫於君春秋之義君在即大統歸之新莽書更始之年則天紀房陵之蹟皆此意也胡氏大紀以少康所生之年為元歲足糾皇極經世之誤然是時夏之不亡其亦如綫耳

商

商王成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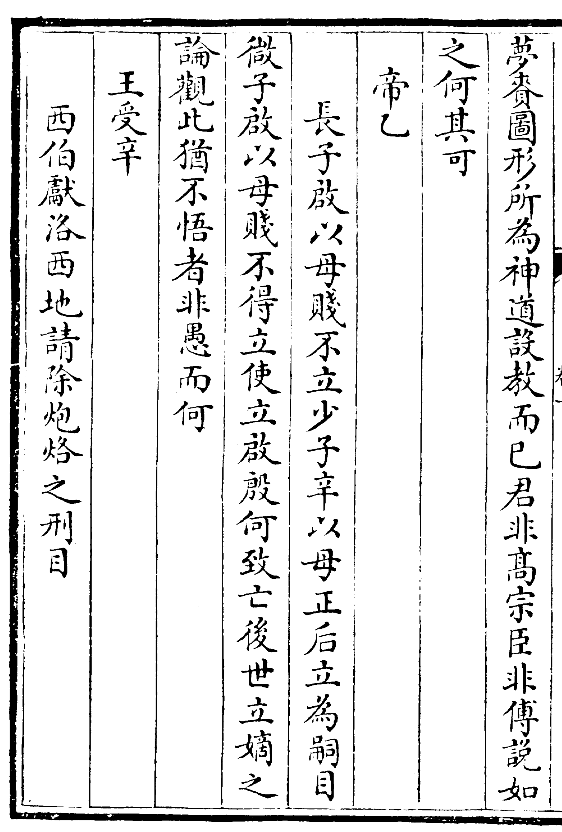
禱于桑林以六事自責目

應天以實不以文六事自責湯之至誠對天如此其致雨不致雨非湯所敢逆料舊說身為犧牲剪髮斷爪非聖人所為殊不足據

王武丁

得傳說為相綱

高宗中興令主然圖像傳巖之事致疑傷誕或當居民間時物色久屬特以起脊靡而作相恐人望未厭託之



夢賚圖形所為神道設教而已君非高宗臣非傅說如之何其可

帝乙

長子啟以母賤不立少子辛以母正后立為嗣目

微子啟以母賤不得立使立啟殷何致亡後世立嫡之論觀此猶不悟者非愚而何

王受辛

西伯獻洛西地請除炮烙之刑目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此文王之志也獻地請除刑與陳氏之以家量貸而以公量收之何異市惠行權似非聖人所爲予不能無疑

周

武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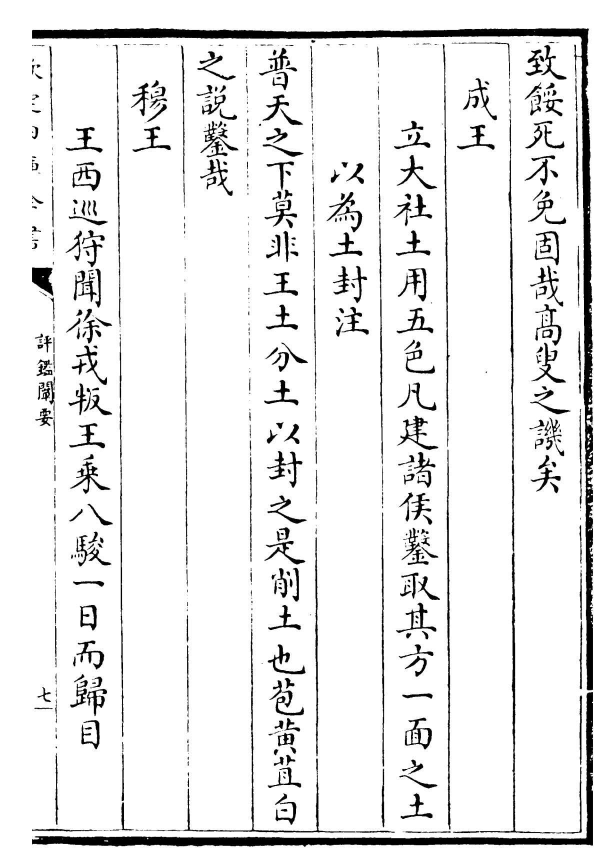
作銘自警綱

機銘口生㖃口戕口說者謂舊本脫字卒以口識之之類予意不然易傳以言爲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

之主口生呫者即所云起羞興戎是也口戕口者即所云悖出悖入是也他本所傳機有作几作机者不如大戴禮於本義尤為直揭若盧辯所註出令依几之説雖不過沿文索觧其義亦通

伯夷叔齊採薇有婦人曰此亦周之草木也遂餓死注

夷齊不食周粟特謂義不仕周受禄餓死者亦云貧餓以死云爾古史考舉野婦之語竟似夷齊並不食薇以



致餒死不免固哉高叟之譏矣

成王

立大社土用五色凡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

以為土封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分土以封之是削土也苞黃苴白

之說鑿哉

穆王

王西巡狩聞徐戎叛王乘八駿一日而歸目

一日千里長驅而歸雖順風揚帆有所不能而謂馬能之乎葢馬之健者不過能行數百里其能千里而不疲者即良驥也後之務奇者並不識馬安能識良無怪乎其論之失實矣

平王

元年東遷綱

蘇軾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此言誠然但謂平王若不遷以形勢東臨諸侯諸侯尚未敢貳此則不然

平王本非撥亂反正之才并無奮發有為之志縱使仍都豐鎬亦惟苟安旦夕終於不振而已其能西却犬戎東撫諸夏乎且當時亦必有不得不遷之勢矣

魯侯請郊廟之禮綱

程子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為非禮其言葢引而未發東遷以後諸侯放恣因禮樂之賜而并及郊廟王室不綱從而許之則泛觴之失非自成王伯禽乎

莊王

衞侯朔出奔齊綱

按史記宣公十八年納伋妻其年生壽及朔即於其年朔譖伋壽爭死是則譖者爭死者皆甫生數月之子爲情理所必無且宣公死後宣姜亦幾老而左傳所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强之而後生三男二女既已失節之淫婦又何待强而老婦連生五子又必無之事紀載家失實傷理莫有甚於此者故爲之考證如右

齊管夷吾爲相綱

管仲制國大概本於周禮而行之以權便葢限於時勢不得不然至山高乘馬準輕重而權穀幣儒者謂其漸開申商之學似矣然富國强兵霸佐之才所就固宜如是而已較之空談仁義流弊如宋襄者不更可嗤耶

襄王

齊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目

孟子稱五霸齊桓為盛葵丘之會雖明其禁而內寵爭釁先自犯之葢無明德新民之實徒修勤遠歸好之辭

未有久而不渝者是以仲尼之門五尺之童羞稱五霸所謂正而不譎亦云彼善於此而已

秦人納晉公子夷吾于晉綱

重耳夷吾前後對使之詞賢不肖相去固殊然重耳若無舅犯亦未必及此秦穆既以重耳為仁又聽公子縶之言先置不仁以滑其中卒之河外之城未獲韓原之師已興譎詐相傾無非為利春秋無義戰彼時之民奚以為生哉

齊管仲薦隰朋于桓公注

蘇洵以管仲不能舉賢自代責其不知似矣然仲之疾未嘗不薦隰朋而朋之才又不及仲縱不死亦不能去豎刁易牙開方况其死耶左傳記寺人貂漏師于多魚仲何不即于此時誅貂貂誅則易牙不能進而開方去矣仲豈見不及此毋亦慮桓公之不已聽而反聽貂以斥已耶所以為器小所以為霸臣

晉陰飴甥盟秦伯于王城目

陰飴甥之對秦伯實可謂善于辭令

宋襄公敗于泓目

愚而好自用者莫如宋襄其道古論令不值一噱宜乎子魚直斥之而彼尚不知羞也

晉文公出亡反國目

重耳周流列國賴五人者為之先後奔走已不過牟利酒色之徒而已獨其對楚子數語為有英氣耳假令齊姜阻從者之謀楚成聽子玉之請何能卒反晉國其亦

危矣

晉文公請隧王弗許賜之田目

襄王不許晉侯之請隧是已然但知名器之不可假而不知先王土地之不可棄彼時王綱陵夷位若綴旒徒存名器亦將安用之哉

晉楚城濮之役子玉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目

子玉剛愎自用固有以取敗然傳稱楚子怒少與之師豈非惡其臣以及其軍而自償乃事乎吾知申息之老

不怨子玉而怨楚子矣宜無是理吁紀載家尚奇藻而失真實者葢不可屈指數讀書者所宜尚論識時也

匡王

晉趙盾弑其君夷皐綱

匡王庚戌至甲寅五年之間宋齊魯莒晉凡五弑君較準噶爾之亂有過之無不及也

定王

五年河徙綱

河至春秋始有徙蓋其時諸侯各私其土或開鴻溝以東引或閼八流以自廣而河失其性不能復循故道所以徙也既徙之後歲月寖久就下之勢自東而南豈能復歸於北而賈讓王横輩乃欲决遮害亭緣西山足載河高地使北入海此誠大謬之論且河之入海必挾一大川與俱故于北則掩漳于東則侵濟于南則奪淮蓋自禹時至今皆然治之者于所挾之川而利導之救其弊而不泥于古可耳一勞永逸言之易而行之難

晉楚邲之役晉先縠以偏師先濟韓厥請荀林父同進曰師克在和偏師先濟不和甚矣其敗可立待乃知其必敗而使諸師與之同罪是以三軍之命分一人之謗也韓厥為晉臣之佼佼者何以持此說而林父竟從之至僨事敗績受戮宜耳士渥濁乃謂其進思盡忠晉侯從而免之其謬甚矣

晉士會入聘王享之用殽烝曰

王室陵夷其不能守先王之舊者多矣乃區區于殺烝而守其禮不亦大可笑乎左傳于類此者多加褒語足知其見之囿耳

簡王

晉韓厥論郇瑕之地沃饒近盬令民驕佚公室乃貧目

韓厥謂山澤林盬令民驕而公貧此雖沃土民淫之義然管仲不用此以霸齊乎亦視經理之何如耳

靈王

晉祁奚舉其仇解狐及其子午注

祁奚之舉外內不避後世率以為賢然必舉者祁奚其人而所舉者又狐午其人然後可否則外舉務為名高內舉徇于所溺藉口古人適以濟私又何取焉

晉魏絳論和戎有五利曰

晉魏絳和戎五利與漢趙充國屯田十二事意同而辭亦類絳之語簡以該充國之語詳以盡然以言內弱而

外强之時耳若夫知幾制勝能自樹立者固不可執一而論矣

齊晏嬰不死崔杼之難目

晏嬰固有可取者然既與盟又游其詞光雖失德獨非其君哉如云不與其禍為是則太史氏之書為非歟

衞甯喜以復衞侯告蘧瑗瑗從近關出目

不敢聞君之出遂行不敢聞其入亦遂行伯玉固賢乎則長樂老亦不可謂過矣

齊莊公故臣盧蒲癸有寵于慶舍舍妻以女癸之

攻舍其妻與謀

阿睦爾撒納所娶德勒克多爾濟者達什之女而阿睦爾撒納之妹庫克又為達什子諾木庫之妻當阿睦爾撒納欲吞噬達什部落誘而殺之德勒克多爾濟及庫克皆預謀此與盧蒲姜情事正同則是春秋列國之人已有準夷衰世之行矣

景王

吳季札歷聘諸國目

聞樂知政不過於聲容之際得其想像而已何季札觀樂歷論不爽分毫然此猶事後之言至其聘諸國交納名卿料事幾先若合符契語多傳會左氏所以失誣也

郯子言少昊時鳳鳥適至故以鳥名官目

命官分職隸事正名唐虞周官近而可徵固未嘗有紀瑞之事也左氏浮誇於此可見一斑泥而師之如武曌定署名徒滋千古笑柄彼不能紀遠之說曷足為定論

耶

鄭裨竈請用瓘斚玉瓚以禳火子產弗與亦不復

火目

子產拒裨竈之請實經國正論多言或信不與亦不復火足祛千古信邪之惑

許男飲太子止之藥卒目

止之進藥必有不敬誤投之咎非啻不嘗而已然其心終無他故其罪止于是三傳所載不同而子高聽止赦

止之說尤屬迂謬嘗因讀公羊作論正之

敬王

齊魯夾谷之會孔子相齊侯懼獲過于魯歸侵邑

以謝魯目

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載書之詞及以萊兵刼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旣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從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獲

過如何云云此不過成毛遂歴階藺相如完璧之伎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

吳城邗溝通江淮綱

此淮通江之始吳開邗溝不過為伐齊計至今遂資轉漕行水之益事固有創之者受無道之名因之者收不貲之恵若此也

元王

越范蠡論用兵目

范蠡陳策本諸黄老所為後陰先陽近柔遠剛說自奇特然不善用其法而徒襲其跡烏足以語行師哉

貞定王

晉尹鐸治晉陽請為保障目

繭絲保障千古不易正論然以姑息為保障則養奸廢事多矣

威烈王

魏田子方貧賤驕人之論目

貿賤驕人實啟策士囂陵之習是時諸侯各以得士為重而士因得以窺其間而把持之顔蠋蠋前王前之對亦同此術然求者應者皆不過為富國強兵機械變詐之徒耳豈可與闢門延俊同日而語哉

烈王

齊侯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曰

毀譽已不可憑於左右即使人往視若所使者更為欺又當如何舜之明目達聰未必若是然稽實績而立明

賞罰自非庸君所能及

顯王

魏公叔痤薦衛鞅注

公叔痤病乃薦衛鞅且云不用則殺之皆策士權宜忍

鷙之爲非休休之度也至告之使速行益所謂欲蓋彌

彰者矣

魏有照乘珠目

梁惠當時有孟子而不能用即如衛鞅之流亦使之得

志於異邦以致喪師削地乃沾沾以珠自喜宜其見鄙於齊威矣然以千里之國而有徑寸照乘之珠十二亦必無之事史氏誇辭固盡可信哉

韓昭侯令藏敝袴以待有功注

一嚬一笑固不可不慎然欲藏敝袴以待有功則視有功者太輕矣昭侯與申不害同其心術故忍偽乎張至於此向於日知薈說中已詳論之

慎靚王

衛嗣君聞縣令席弊乃賜以席又使人偽遺關吏金以示聰察目

衛嗣君所為任小聰明而不知大體者烏足與語不逆不億而先覺者哉

赧王

趙公孫龍論臧三耳目

聽者兩耳又有所以主聽者凡物莫不皆然三耳之名似奇而實非子高之言甚正世以艱深文其淺陋者皆

拾公孫龍之唾涕者也

齊孟嘗君奔魏與諸侯共伐破齊目

田文齊之支族乃與諸侯共伐破齊悖理實甚然春秋戰國之世似此者不一而足矣

趙受韓上黨降又悞聽秦間以趙括代廉頗目

趙勝受上黨之降史記譏其利令智昏然使受降而不用趙括不易廉頗秦雖見伐勝負猶未可知也既棄趙豹之言又受𠫊侯之愚有不喪師辱國之理乎

魏信陵君盜兵符襲殺晉鄙以救趙目

趙魏唇齒趙被兵魏雖不可不救然無忌徒以爪葛之誼盜竊軍符椎殺國將則非為國乃為私且大悖理矣

六國

秦謀取楚李信言需兵二十萬王翦言非六十萬不可目

楚屢為秦敗不振久矣必需六十萬始能制勝史家浮誇之辭耳兵在精不在多二十萬已難必其紀律之一

勇鋭之同况六十萬乎

秦

始皇帝

帝推五德之運以秦代周從所不勝爲水德曰五運終始讖緯所祖説肇於鄒衍用始於秦皇漢以後遂因之改朔易服且遠溯羲農而相生相勝議如聚訟不知帝王肇興本由天命天命固不在五行之數也更由人事人事亦不在五行之數也以木金水火土數爲

皇極運世之樞紐其不經亦甚矣

帝東遊至陽武張良狙擊令天下大索十日不得

綱

子房以葢世才乃僥倖於聶政荆軻之計蘇軾所論良是獨是秦法之嚴而大索十日不得此或史家行筆之誤然亦可見無同仇之心而峻網不足恃矣

淳于越議封建李斯因請禁諸生學古及燒詩書

百家語目

淳于越泥於師古李斯駁之固是然因此而盡燒詩書
則大非聖無法不特懲熱羮而吹虀矣

二世皇帝

劉季拔劍斬蛇有老嫗夜哭及亡匿芒碭山中所
居常有雲氣目

斬蛇夜哭雲氣上覆多史臣附會與王之詞然以此而
惑衆煽亂者亦有之矣

楚懐王聞宋義先策項梁軍必敗因以為上將軍

救趙至安陽不進項羽矯殺之帳中曰

宋義能策人之敗而自不免項羽之矯殺所謂當局者迷乎

楚漢

五星聚東井綱

天道遠人事邇沛公仗義而西三章之約炳然應天順人若以五星聚為入關之祥脫令項羽先入亦足當其兆乎抑即無其事乎甘公亦當語塞矣且高允崔浩輩

論如棼絲則其事之真偽從可思耳

漢王伐楚入彭城項籍自齊還破漢軍以漢太公

呂后歸目

彭城去沛不二百里漢王既入即當迎取太公乃亟亟於寶貨美人置酒高會此與項羽入秦何異卒至家室俱亡幾陷其親於鼎爼而分羮之語雖出權變實非君子所忍聞也

楚項王使至漢陳平使為太牢具進佯驚非亞夫

使即持去吏以惡草具進曰

陳平此計乃欺三尺童未可保其必信者史乃以為奇而世傳之可發一笑

漢

高帝

婁敬言洛陽形勢弱請西都關中曰

易坎之彖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象即繼之曰君子以常德行可知有德然後險可恃無德則險適足以速其

敗洛陽關中斤斤比較失之遠矣

詔定元功位次鄂千秋言蕭何全關中功第一上

善之封千秋安平侯目

高祖發縱指示之論早有首蕭何之意千秋不過申明

其說耳被以上賞過矣

呂后紿韓信入賀使武士斬之夷其三族目

韓信之寃與否姑弗論然高祖在外而后公然族誅大

臣回亦弗問北雞司晨成何國政人彘之禍兆於此矣

帝欲易太子立趙王留侯招四皓從太子竟不果

易目并注

四皓調護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豈有張良叔孫通輩死爭不得而四老翁轉得持其短長者杜牧安劉滅劉詠古引而未發蓋高帝稱知人其論王陵陳平周勃及吳王濞於十數年之後乃如觀火豈有不知已子之理惠帝柔懦不足以承重器帝蓋早已見及故欲易之耳牽愛戚姬欲立乳臭乃信其失使高帝廢惠而立文呂與

薄亦必不能相和然文帝必能調停其間無呂氏之亂而劉氏安矣故見惠之不可是帝之明終不牽愛猶帝之正而遲回於嫡庶之虛名使漢室有幾危之實禍則帝之失高祖有知必當首肯吾言史遷好奇附會之說不必論矣

惠帝

呂太后以戚夫人為人彘惠帝視之驚病遂日飲為淫樂不聽政目

幾諫幹蠱常人尚應勉豈有身為人主宗社所繫而不能善處家庭之理淫樂不聽政遂以自戕身命而呂雉之禍興矣惠帝實高祖之罪臣敗子耳

曹參為相國日飲醇酒不事事注

惠帝方以呂后故淫樂不聽政而參復濟之以飲醇其去君臣相與沈湎者幾希特以漢初削平大難人心厭亂幸免耳清靜寧壹之稱非公論也

匈奴書褻嫚樊噲請兵擊之季布斥其面謾太后

因報書遜謝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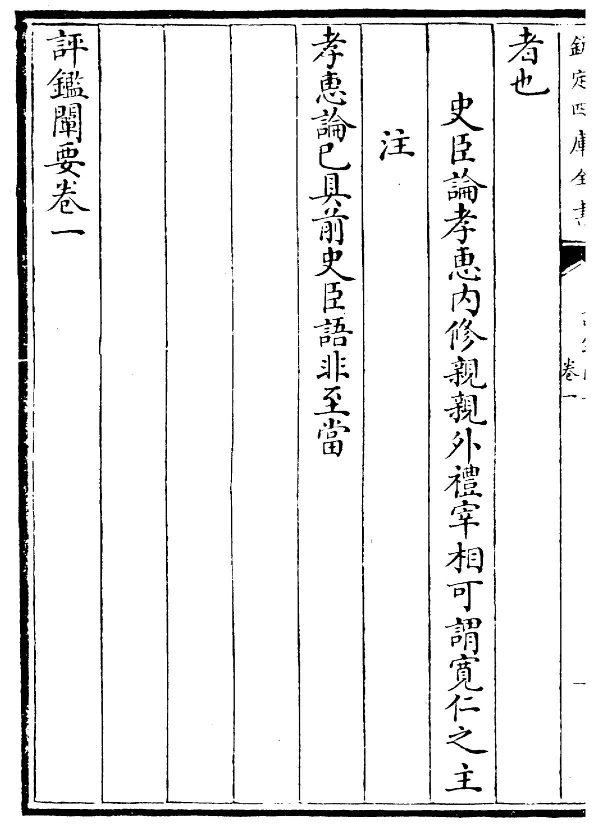
樊噲猶有丈夫氣而季布曰可斬是藉口息事不顧損威失重者之長技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度力力勝則征之力不勝則自守尚可報書遜謝有是理哉然彼已與審食其為亂冒頓果至彼亦從之耳獨其時之羣臣腆顔不愧而猶以布言為是焉不亦大可笑乎

帝以複道乘宗廟道上欲壞之叔孫通言人主無過舉願更立原廟曰

叔孫通所謂導其主以飾非文過也孟子逢君之誅不能免矣

張辟疆請拜呂台呂産為將呂氏權由此起目

辟疆揣度之詞平勃遽為聽用以張諸呂之權是平勃乃高祖之罪人而辟疆又平勃之罪人也馴致稱制封王無不隱忍曲就直至呂氏死而後安劉之言始驗桑奸自全者流方且謂智者俟時大丈夫觀之不值一喙唐狄仁傑之事與平勃同此予所謂如此安劉孰不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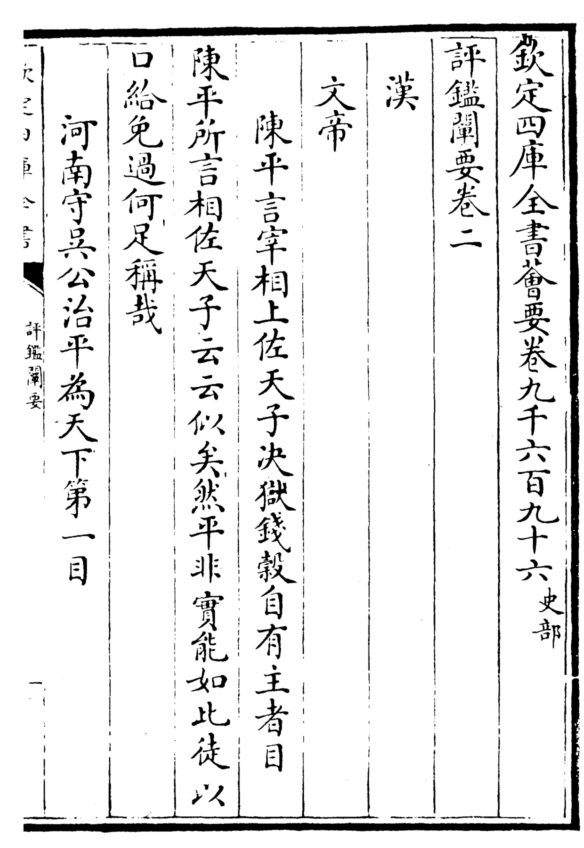
者也

史臣論孝惠内修親親外禮宰相可謂寛仁之主

注

孝惠論已具前史臣語非至當

評鑑闡要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六百九十六　史部

評鑑闡要卷二

漢

文帝

陳平言宰相上佐天子決獄錢穀自有主者目

陳平所言相佐天子云云似矣然平非實能如此徒以口給免過何足稱哉

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目

漢代稱循吏自吳公始然史臣但云治平為天下第一而未嘗實指其政豈所謂上德不德無蹟之可求耶其薦用賈誼可謂不蔽賢者矣非王成黄霸輩所能及

除田之租稅綱

除田租稅或因水旱或去其已甚若永除之則國家經費將何取給文帝雖仁不能為此必史有闕文耳

帝在位常以敦樸為天下先目

文帝仁儉之德當觀其大者遠者自史臣博採傳會轉

恐失真無論持百金以營臺分十金以號中人之產為理所必無即慎夫人衣不曳地而鄧通則給銅山鑄錢事寧有剌謬若此者甚至以賜吳王几杖為止叛賜張武金為止貪不幾執宋襄徐偃王愚懦之見窺尋令辟哉向因讀史屢及之葢以辭害意古今通病不可不知

景帝

鼂錯穿廟堧垣申屠嘉請誅錯景帝不聽曰

臨江王與鼂錯同罪一為之曲庇一徵之對簿何以服

人心哉

上與梁王宴飲從容言後傳于王〈目〉

以傳位重事爲戲言致梁王妄生覬覦啟寵名亂即翦桐之誤亦不可比類矣

帝從袁盎言殺鼂錯以謝七國〈目〉

錯之罪在欲自守然此際斷不可誅之至其贊畫縱不得爲合宜然其識過明代方黄輩甚遠景帝既與定計旋爲讐口所動斬謀臣以謝叛人及知其無濟而又悔

之其識見卑鄙不更出建文下乎

田叔等往治梁獄還盡燒獄詞空手來見目田叔案梁事雖云善處骨肉之間但所以致此者以君無能也太陽出而爝火自熄矣然使明季諸臣有一如田叔者亦何至三案紛爭譊譊不已馴致亡國而後已哉

史臣以周成康漢文景並稱注

景帝之治逺不逮文而失德之事屢矣獨其休息愛民

尚不失蒙業而安耳史臣以之並擬成康未免失實

武帝

李廣屏居南山注

霸陵尉呵止李廣所爲盡宫守之職者其論甚正不可謂醉言廣乃請而殺之器小觚法莫此爲甚武帝英明似不應聽其出此射石之事鄰子虚以資名談可耳余以爲不宜入正史

詔諸侯王得分國邑綱

主父偃建議分國與賈誼衆建諸侯之意同然叔世風

漓鬩爭兼并釁且益滋耳

以張騫為大中大夫綱

張騫由隴西而大宛而康居而月氏皆行數十日發譯

傳致乃達其道均自東而西確然無疑者乃史稱大宛

去長安萬二千五百五十里康居在大宛西反僅萬二

千三百里月氏更在康居西乃止萬一千六百里是其

行愈遠其道轉近理所必無亦鑿空荒誕之一証也

以白鹿皮緣以藻績為皮幣目

皮幣即後世交會交鈔之所由昉葢欲以捄盜鑄之幣耳不知錢且盜鑄幣又不可盜造乎

單于乘六騾目

驢父馬母而生騾騾非塞外所有以驢非塞外所有也今騾至塞外卒多倒斃而馬則塞外之良產古之匈奴即今之蒙古單于不乘馬而乘騾乃必無之事即此知史之多偽

帝以列侯莫求從軍擊越會九月嘗酎遂坐以酎

金輕及色惡奪爵者百六人目

酎金已非善政以此陰中無應詔攻越者益可笑矣

以李廣利為貳師將軍伐大宛敗還帝使遮玉門

不令入貳師遂留敦煌注

以求馬故惡少佐軍名不正已甚矣及至士卒飢罷引還乃遮之玉門外不聞有濟軍需思改紘之政徒聽貳師留敦煌是何籌策乎然武帝雄才大畧決不如此史

傳必有所闕

大發兵出敦煌益發天下七科適及載糒給貳師目七科徵發中如有罪亡命雖不失自贖之義然皆未練之卒也至贅壻賈人市籍皆無罪者不幾驅市人而戰耶欲以克敵定功難矣

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網

蘇武奉使北庭慷慨誓死歷十九年凛然不少挫固足以風世厲俗然史家謬以齧雪餐旃詫為異事夫雪或

可齧旃決無可食之理即偶一食之斷不能數日藉以不死是說殊失於誣即野鼠草食亦衹可苟延旦夕十九年之久何以當之則所稱義不食匈奴之粟亦飾辭耳且武既娶婦生子豈得謂非大節之玷葢武不過不降不若李陵衛律之背君以曰奇節吾未之信

李陵戰敗降單于曰

李陵恥為貳師屬役以及於敗乃甘心叛降所謂小犢債轅破犂也司馬遷以為欲得當報漢其誰欺乎以是

罪遷不為過當然遷恨武帝深矣其為史於武帝尚得有美事乎

王賀為繡衣御史捕盜多所縱捨言吾活萬人後世其興注

盜傷人者也縱一盜不知其害幾何人而況萬餘盜乎如是而謂有陰德史家之顛倒是非可知矣元皇后之出其家亦偶然耳然馴致移漢祚則賀殆罪之魁耳何嘉之有

壺關三老上書為太子據辨寃目

太子而反天下大變也子盜父兵殺讒者尚可合戰五日何為者而壺關三老上書辨其寃所謂亂民之尤彼必陰有以窺武帝畧悔之意覬太子之復位居首功耳人情險巇吁可畏哉

田千秋上變訟太子寃並稱夢白頭翁教臣言曰

千秋亦三老之見至謬稱白頭翁荒誕甚矣此武帝之信邪有以致之遂以為丞相不更可笑乎

殺鉤弋夫人趙氏綱

武帝雖鑒呂雉之禍而為此然非有人心者所忍聞彼呂雉之禍亦高祖有以致之耳不思善處預防欲以陰毒為弭患之計謬矣

上官桀為廏令馬多瘦武帝問之桀飾詞以對由是親近注

上官桀以辯給免過耳武帝遂信之至於託孤宜其後日不終所事也然霍光金日磾豈非武帝特識之人乎

故武帝所為大有過人者亦有大不可觧者

燕王旦謀反赦弗治綱

燕王請入宿衞不臣之跡已著至連兵搆釁更當伏管蔡之誅乃曲赦弗治是霍光有公旦之誠款而無公旦之才識矣

眭孟上書言大石立僵柳起當求賢人禪位目

眭孟伏誅罪當也宣帝官其子何為乎

昌邑王有罪綱

奉迎昌邑光倥偬不能慎始以致廢立滋事幸其所處得當爲無過耳其時皇曾孫素有賢名使早諮訪立之何待丙吉奏記謀之不臧乃轉咎舊日師傅不舉之罪豈非辭遁

宣帝

大將軍霍光請歸政不受綱

政自人主之政苟不幸遇冲齡大臣代攝長而自理其政可也無請歸之體况宣帝年已弱冠習民事宜自理

無二議光請歸政名已不正讓而弗受豈非因驂乘之憚故爲是假藉權術乎卒至釀成弑后之禍誰執其咎哉

東海有孝婦被誣死致旱三年注

孝婦固不可屈殺然致旱三年則誰爲之且三年旱亦甚矣屈殺孝婦之太守本末即死而黎民飢餓死者不知其凡幾矣山川有靈必不爲此是理本易知而紀載者欲神其事遂不覺其語之誣耳食者方以爲美談予

故表而正之

賜霍光葬具如乘輿制度目

霍光功德固未如周公成王之賜伯禽之受論史者且非之宣帝可謂昧於經術矣

賜膠東相王成爵關内侯綱

宣帝課吏可謂周詳然王成首以偽增户口賜爵則知綜覈名實本不如王道之易行也

以地震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目

池籞假民與鄭僑乘輿濟人不大徑庭遇災而懼何如懼於未遇之前然較之不知懼者為已善矣

龔遂令民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目

賣劍賣刀必有售者則仍郡民也使皆不售賣又何為遂之勞來務本固屬循吏予但惡史之飾辭

封丙吉等為侯下至郡邸獄復作者皆受官祿田宅目

宣帝亟亟修恩報德乃至郡邸獄復作皆受官祿田宅

細人感其私君子譏其鄙非君道也

疏廣疏受請老賜金遺歸綱

二疏請老用以風世之戀棧不已者則可然彼或豫知孝元庸懦不堪輔導是以見幾遠禍亦不過工於自計耳且五年纔通論語孝經安得遂謂之盡職而恝然求去帝及太子何必各賜如許之金令以其斤兩計之已逾千兩千金不易致太子又安得有五十斤之金以賜未卒業之師傅哉班史欲豔傳其事不覺措辭過當未

可盡信也

求高祖功臣子孫失侯者賜金復其家綱

賜功臣子孫固奬勲善政然酌給金復其家使奉祀足矣百三十六人人各與以黄金二十斤當值白金四十餘萬孝宣去武帝財賂衰耗時不遠安得如許帑藏為揮霍之費乎足徵其妄

趙充國擊先零叛羌羌數挑戰充國堅守目

充國緩於進擊或其時羌無大畧抬撫罕幵則其勢已

孤可不煩兵而定使羌本桀黠勁敵有大志而乃自托持重不擊則適足為養癰之患罕幵等且從之不暇又何能為充國用耶兵貴知時非可執一論也至其屯田十二事則誠古今不易良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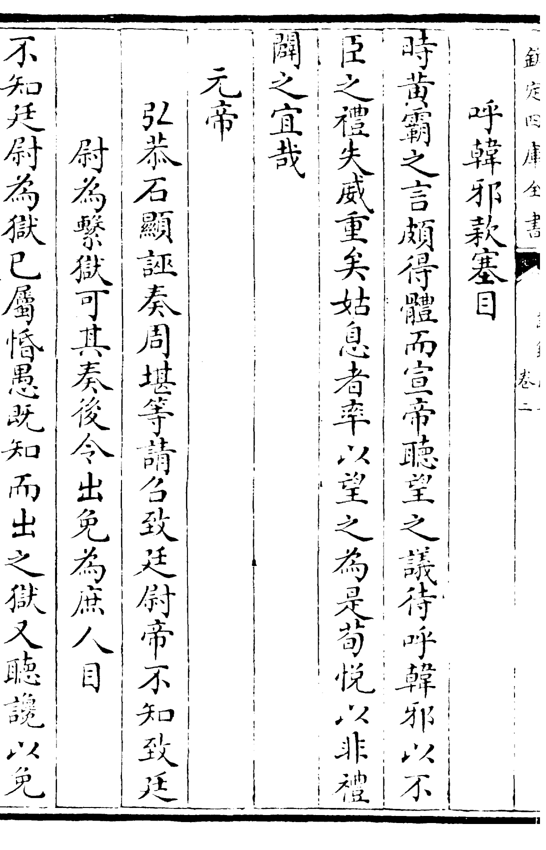
賜潁川太守黄霸爵關内侯綱

黄霸治郡自不愧循吏至為相而功名頓損則趙魏之老滕薛大夫之謂也若嚴延年因其以鳳凰受賞心内不服及相府神雀來集欲奏復止或出附會之語然宣

帝好祥瑞之失亦足見一斑

帝告太子以漢家自有制度目

宣帝此語失之甚矣周非用德教而亂政以不善用德教而亂耳雜霸之言豈所以訓子孫至既知元帝柔懦不勝神器而復優游寡斷所謂為天下得人難之義安在且淮陽王亦未必即賢與兄與弟惟父所命乃更以讓爵之元成為淮陽中尉欲以感喻淮陽王是不益啟其覬覦之心乎葢大本既乖措施必無一是者



呼韓邪款塞 目

時黄霸之言頗得體而宣帝聽望之議待呼韓邪以不臣之禮失威重矣姑息者卒以望之為是茍悦以非禮闢之宜哉

元帝

弘恭石顯誣奏周堪等請召致廷尉帝不知致廷尉為繫獄可其奏後令出免為庶人 目

不知廷尉為獄已屬惛愚既知而出之獄又聽譏以免

為庶人元帝之為人可知矣罷珠厓赦廣德皆小節耳何足稱哉

賈捐之以數短石顯不得官乃與楊興謀詭為奏薦顯捐之又自奏薦興顯聞而發其謀捐之遂棄市目

捐之朋比為奸自貽伊戚短顯薦顯尤所謂授人以戈不智之甚者子與氏所惡於小有才尚非其比興亦傾邪小人熱中躁進其後雖諫封王氏實不足蓋其前愆

耳

馮奉世論擊叛羌羌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目奉世所陳頗為明決至謂用兵之數必計敵而倍之欲以兩人制一人不堪一噱白登之圍冒頓精兵四十萬法當用八十萬倉卒何由而得

陳萬年嘗戒子咸注

父與子語至夜半且明云大要教諂此誰所傳者或美咸為直臣予謂定非孝子

封甘延壽為義成侯賜陳湯爵關內侯綱

甘延壽等之薄康居斬郅支可謂得臨敵機宜彼雖矯制發兵前既上疏自劾後亦未嘗貪功喪師其事固當奬也乃一時口說妄騰後世習而不察往往於汲黯之矯詔發粟則傳為美譚於此則過為吹毛求疵惡勞喜得人之常情葢可鄙矣

太子驁臨中山王喪不哀帝大恨史丹以預戒太子毋哭泣感傷陛下為解注

史丹詭奏戓美其能全嫡嗣然成帝繼而新莽之簒定矣所謂安劉適足以滅劉且不泣與不哀大相逕庭元帝懵懵以數言而觧置之不問葢天欲中衰漢業有非人力所能為耳

成帝

王尊劾匡衡張譚知石顯等專權阿諛不奏及奏反言先帝任用非人曰

王尊數言所謂誅衡譚之心譚故碌碌衡乃明經者不

大負所學哉

劉向以王氏權位太甚因奏洪範五行傳帝心知

向忠然不能奪王氏權目

心知之而不能奪在他人皆可言在為君者實無是理也

賈讓論治河三策目

賈讓以放河使北入海為上策然西薄大山固可不致汎濫至東薄金堤此堤將以何地為限且既有堤又豈

有久而不潰者居今之世雖大禹復生吾知其無善策

亦不過補偏救弊耳

哀帝

大赦改元太初綱

自眭孟翼奉好言陰陽災異而圖讖符命之說興然劉向

谷永之倫早有以啓之矣馴至甘忠可夏賀良輩踵之新

莽遂借以篡漢左道之誅其可貸耶

下司隷鮑宣獄綱

丞相官屬不法司隷鉤止職也乃不問孔光反捕從事倒置已極在孔光固不肯自劾以免宣罪但彭宣素稱賢者又為御史大夫而有意脂韋以閉距謟使曲為周内鄙矣馴致舉幡太學儼如聚衆當時之政尚可問哉

烏孫大昆彌來朝綱

漢衰短祚國勢衰敝試思當時為何時適會昆彌内難偶爾入朝自以為榮不亦鄙哉

孺子嬰

王莽請璽太后不肯授目

莽之篡弒元后實釀成之觀其受新室文母之號恬不為怪已可概見至是乃拳拳一璽葢亦掩人耳目之為耳班彪謂婦人之仁猶不免為其所愚

新莽附

太皇太后王氏崩綱

莽既篡位漢統已絕元后宜書漢也然莽之篡漢皆元后有以成之則元后實漢之罪人綱目去漢字義深哉

收郅惲繫獄綱

莽篡據已踰十載惲乃上書欲其復還臣位豈特說不能行亦失徘徊觀望矣適其時郡國兵起莽心内不自安又因經纖之言奪其所恃惲之幸免亦幾希耳然以視文飾符命紀頌功德者則所謂鐵中錚錚者矣

秦豐起兵莽問羣臣方畧徵公孫祿與議目

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公孫祿身為漢臣乃因莽召問就徵與議非以漢臣盡忠於莽乎論者但責其失出

處語默之道猶膚見耳

淮陽王元

鄧禹進說光武以定天下之計目

鄧禹進說極似韓信登壇之對不過數言而成敗之勢了然其識有大過人者所云延攬英雄務悅民心雖草創要語然帝王治世之道誠不外知人安民而已

光武斬王郎得吏人與郎交關文書會諸將燒之

目

光武平王郎燒謗書胡寅以為意師高祖封雍齒然高祖因沙中偶語以張良之策用權弭變光武則不因贊勸出於幾先以視高祖雖大小不倫而精麄有間矣

後漢

光武帝

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

世以光武信圖讖為非然時承喪亂衆志未齊出瀕濟艱自不得不假神道以設教耳此不足為盛德之累觀

後竇融之言可知向亦作論及之

鄧禹以飢卒邀赤眉戰輒不利目

韓信背水之戰何嘗非置之死地而後生哉禹異之敗其必有致敗之由謬以飢卒徼戰為禹罪則是不知兵機而貽畏難選懦者流以口實矣謂禹為忿兵無成或庶幾耳

彭寵反其奴子密斬寵以降帝封為不義侯目

高帝斬丁公固千古正義然子密雖寵之逆奴而寵實

國之叛臣興王之孫劉平渠醜不得不行賞為招徠殷義士周頑民其事可反例也然封侯則已過而又號以不義是誠何據耶

帝聞耿弇為張步所攻將自往救陳俊謂弇宜待上來弇言不敢以賊遺君父乃大戰破之曰

不以賊遺君父非獨忠忱懇到亦足以振三軍之氣明王守仁擒宸濠事跡雖相類然正德直以賊為戲又豈宜從不可以臨淄為比也

任延爲武威太守帝戒以善事上官延以忠臣不

和和臣不忠爲對注

善事上官固非正論至謂忠臣不和和臣不忠語亦有

訾協恭和衷固虞廷懋政之經和而至於朋黨營私則

不可耳晏子和同之辨頗當

盧芳請朝及昌平止之芳遂疑懼復反注

降渠請朝何必却之致生疑懼而復反大約無定見而

遅疑不決斷無有能成大事者

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言此非爾所及目
隴蜀既平與天下休息宜也至云孔子不對問陳似欲
使太子不知攻戰之事者英畧如光武必不出此審然
則周書克詰戎兵之訓為非乎史氏蠡測安能識中興
帝王之大度哉

梁統請更定律綱

刑罰世輕世重要以弼教為本梁統所言固未及此而
杜林矯枉過正亦失刑期無刑之意至云菓桃菜茹之

䩞無妨於義則陸贄所謂鞭靴不已必至金玉之言反謂不當乎

梁統論漢自初元建平後盜賊浸多以刑輕易犯

目

高祖至孝宣詧因初開國民少而風淳又數世皆權在上政治清明元成以後太平旣久民滋而風漓又數世皆權在下政治日壞此盜賊之所以浸多也梁統之言所謂舍其本而求其末矣

帝詔州郡檢覈田户吏牘中有河南南陽不可問

語東海公陽言河南多近臣南陽多近親田宅

踰制不可為準帝使考實果如所言目

光武英明起自田間一切利弊知之悉矣可問不可問之語豈有不知待十二歲之子言之之理此必史家以明帝英察謬以不近理之事贊之耳予以為不足信

詔許羣盜自相斬者除其罪目

楊湯止沸一時權宜大亂之後或可承平之時行之必

致亂不可為訓也

南單于款塞議者謂不可許目

單于搆難自分南北款塞何不可許而議者紛紛欲拒之彼不過持不開邊釁之說耳不知能自强者外侮不敢窺不能自强者雖謹守而外侮亦將伺其隙增幣和親損國威重而反以為得計者可謂强顔矣

遣馬援征武陵蠻綱

趙充國平羌馬援征蠻皆屬老而益壯乃充國卒以成

功而援不克集事是豈時命為之抑亦遠猷勝算援固有不逮充國者至於身攖瘴癘以死勤事鞠躬盡瘁之義實為無愧胡寅乃謂馬革裹屍幾於馮婦若然則臨陣鼠竄者將謂明哲保身乎不獨刻論直是庸談

馬援征蠻失利帝使梁松責問目

梁松與馬援有隙光武宜知之乃以援兵失利遣松責問使非宋均平羣蠻則援蹈無辜如國事何帝荅未之思耶

桓譚極言以讖決事之非曰

桓譚始以鼓琴進其所謂文學者蓋亦可知然其論符命則甚正光武以為非聖無法幾致大戮實過當矣

明帝

圖畫中興功臣於雲臺綱

雲臺圖畫皆中興佐命之臣然其中竟有功績未著而得廁名者萬脩劉植等是也世徒以不入馬援為困椒房之親然當時若鄧晨之首從南陽來歙之捐軀瀧右

曾不得與王常李通並預增益之數又豈皆以戚屬故耶則當時之旌表實有不服人心者矣

帝以事怒郎藥崧以杖撞之注

明帝杖撞藥崧入牀直令人噴飯

宋均為九江守虎皆渡江東去目

劉昆既稱虎負子渡河宋均在九江虎又渡江東去善政亦視感民何如耳豈有於虎史家侈談相襲令人致疑循吏之實政其誰之罪耶

馬后言諸王封域過倫帝謂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目

馬后固不宜請子封而明帝之對亦有失言何則分封已非善政多給更為亂階婦人不得預朝政以是斥之雖罪后可也至云不宜與先帝子等此尤失之帝王之業固欲其世世承繩以至萬世使世世皆行此言必至於無子男之爵立錐之地而後可此則明帝好名矯枉過正之論不自知其蹈於不可循矣故曰雖小道必有

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章帝

時大旱鮑昱因言前治楚事恐未當其罪注

昱典治楚事既知寃者過半當時何不即奏而隱忍隅

十年因災變始及之以是為直其誰不能

鄭衆奏耿恭單兵守城鑿山為井煮弩為糧以當

匈奴宜蒙顯爵詔拜恭騎都尉目

鑿山煮弩與蘇武吞氊齧雪同節然以之表忠則可以

此為足延累月經年則不經至漢家典屬都尉之拜未免失旌功勵節之義矣

太后詔不許封諸舅爵注

我子先帝子之論具見前卷馬后此語實明帝好名之意有以啟之至馬后謙讓實足佳然毋后而有此詔究所謂好事不如無也

封馬廖等為列侯綱

章帝當成毋后謙讓之德斯為真孝曲封外戚以致明

德有長恨之歎盡小節而失大義不但可鄙且可恠矣豈當時史氏亦不無過甚之辭耶

詔賜民胎養穀戒俗吏矯飾綱

句踐早婚嫁重丁男蕞小國圖霸權宜之術非王道也戒俗吏矯飾足矣天下之大比户皆予以胎養穀三斛何以為繼孟子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言盡之矣

第五倫自言曽却千里馬之餽而心不能忘又兄子病夜十往退而寢安已子病不省視而不眠

竟夕注

倫比言直令人噴飯而史氏方以為誠直吁亦奇矣

竇憲殺都鄉侯暢太后使憲北擊匈奴以贖罪綱不問匈奴應擊與否但以憲請贖罪遽令行師此舉實為無名

和帝

聶尚代鄧訓為校尉欲以恩懷諸羌乃招迷唐使還居大小榆谷迷唐遂與諸種復寇金城塞目

鄧訓得諸部心由張紆失信之後能以恩威服衆也聶尚專事招徠適以示弱以致迷唐復叛以姑息爲禦外夷良計者亦可以鑒矣

魯恭爲中牟令螟不入境兒童不捕雛雉注

循良自貴實政飛蝗越境兒童不捕雛雉未免誇誕失真與虎不渡河何異耶

鄧后令禁郡國貢獻注

郡國貢獻本非中壼得預之事今鄧后乃以禁絶見稱

足以覘漢家制度矣

安帝

封鄧隲兄弟為列侯隲辭不受綱

鄧隲於侯族中尚稱賢者然後為大將軍本無汏功王主以下候望於道光震都鄙又何為者則此辭讓亦不過矯情好名之舉耳不可謂真賢也

諸羌復叛綱

諸羌苦豪右徭役是安插既已失宜至叛無器甲而郡

縣方畏懦不前漢家之政可知矣欲不亡得乎

以灾異策免三公仲長統著昌言以論其失注

既為三公於宦戚擅權鉗口戀職非不能變理而何然

專以灾異諉之則誠過舉長統說猶未備

司空周章容謀廢立事覺自殺目

清河之立雖太后之私然章為大臣爭之可也爭之不

從合外庭共立平原王可也無容謀誅人及廢后之理

其心雖近忠其蹟實為亂非人臣正道劉友益謂其死

自取當矣

羌寇河東緣邊令長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因百姓不欲徙乃至刈禾稼撤室屋是較羌禍更慘矣然其時安帝未必知也為人上者觀此而不思明目達聰詰戎勤政可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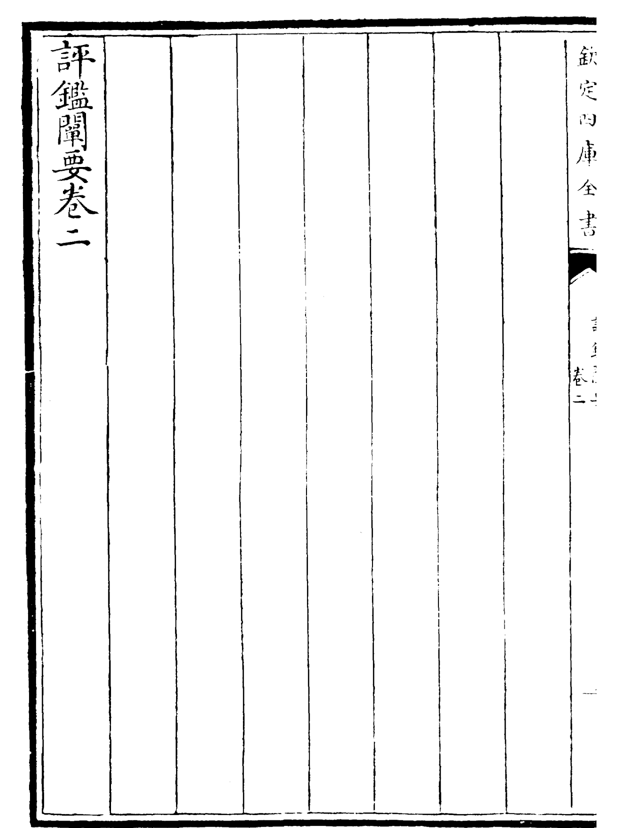
班勇議置西域屯田注

班勇所議乃襲超留屯疏勒遺策然其時虛耗特甚勇說本難盡行雖後屯田柳中復通西域為不出勇所料

然河西被害實亦有所由也

鄧太后臨朝每躬自減撤以救災戹目

無毀無譽婦人之道躬自減撤以救災戹豈女后之事耶且前稱太后以鄧康數諫宗門滿盛大怒免官此又稱太后詔康等以貴戚食禄面牆弗學爲戒記載自相矛盾至此何以傳信



評鑑闡要卷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録監生臣朱溥